

守 郾 纪 略

序

读史而尝叹古人勋业，其彪焯不朽者，非独人之有异才，特遇以其时耳。世咸推韩、范以文臣而谙武略，胸罗甲兵，手捧天日，为能屹奠岩疆，铭功彝鼎，然在韩、范之时，亦易易也。若乃国步多艰，势成板荡，岂乏毅干不二心之臣，枕戈饮血，力图定倾，而绌于事权，肘左右掣而不得舒，徒以身瘁。此其人之不幸，而实宗社之不幸也。亦孰非天为之哉？

中丞玄若高公，经纬学贯，杰然宪邦之才，而严气正性，尤世所莫及。筮仕由刑曹出恤楚狱，多平反；寻剖虎符，守荆州。褰帷风清，兴利除害，庶政厘举。戢宗藩之暴横，厚民拊翼，人咸爱戴之。时流寇从晋豫渡河，屡逼荆城，公聚柝筒稽，整修防御，使贼不敢近，已谗公壮犹克诘矣。嗣以副宪莅湖南，备兵长沙。楚郡在江北者，尽罹寇残躏，而临蓝衡湘间，群盗蜂起，公拮据戎务，于十二属邑之城堡，预加缮治。虑额兵单弱，捐俸召募，练习乡勇。沿江一带，上自都石，下至磊石，增造水舰，演熟哨法。贼

果由衡山突攻湘潭，以有备，水陆齐发，俘斩无算，大创而去，遂得提兵同沅台合剿临蓝。大小十余战，蹋伏捣虚，皆以全胜居上功，此守长成效也。

晋臬长，移治下荆南，驻郟阳，则闯、献二贼逆焰益炽矣。郟属六邑，俱没蓬蒿，青磷遍野，独郟城弹丸六里，隍垒仅存。甫莅任，献贼忽自东来，公坚壁固守。贼知戒严，因引而西，郟幸无恙。未逾年，李贼据有荆襄承德诸郡，从陷均州后，悉力来攻，先后薄郟城者五。公身冒矢石，鼓率将士，倚辕而令。常以少击众，出奇制胜，贼始畏郟兵，相戒无犯。尝列营杨溪，贼有闻汉江水石相击声，夜大呼为郟兵至，相杀奔窜者，而郟乃获存。公因乘胜移师恢均州，是守廩功绩，较守长有加倍者。

夫流氛之肆毒全楚也，以洞庭湘江之险，曾不闻扼要而御！版图辽阔，鞭长不及。凡议进剿，镇必会商于抚，抚必请命于督，为可卸罪地。而兵东则贼西，兵西则贼东，以致军机坐失，动遭败衄。若画地分界而守，得尽如公，以一道臣而殫心戮力，先事绸缪，兵不逾数千，敌贼百万，在长则长全，在郟则郟全，江汉咸倚公为固，贼虽狡劲，亦何难扑灭？且当日总阁部，建大牙者，每皆书生白面，不谙兵略之人。一有僨辕，辄加速系。屡易以新人无恃志。如公

莅楚几十五年，其于湖南北七道，山川要害，形胜所区，无不洞晓；而且挟纆投醪，威信素著，将士慑服。使之开府江夏，相机扫荡，合全楚之力，以扼贼吭背，贼必不能西袭全秦，长驱入北，天下事尽可为也。

忆辛巳，贼以八骑假督师符，诱破襄阳，亲藩遇害，举朝震动。余侍从经筵，先帝于进讲毕，言及楚事，悯念赤子涂炭，泫然挥涕。因拊髀而叹，谕大臣亟简在事历练知兵者，刻期迅剿，乃有颇牧如公，而不能用，良可悼也！公志扶社稷，于狂氛遍斥中，独保危城，嚼纸煮铠，绝乏救援，上疏痛陈时变，并乞师，隔岁而始得达，在揆路尚有阻挠之者！数千里外，孤臣泪洒，有衷莫诉，言之令人呜咽！

比甲申二月，迁公中丞，抚秦汉兴军，而秦地久陷，已无及矣。哭读啮血遗诏，公誓不与贼俱生。虽已谢郢麾，而值贼攻郢，挺身登陴，志不少懈。欲为南都一图恢造，而势竟莫挽。不得已，退耕汧洲，自甘埋逐。比年归里，同余栖迟林壑间，每谈及楚昔情状，辄抚膺太息，以有顾未展为憾。公功足媲韩、范，而勿殫厥成，惟天实为之！读公《守郢纪略》，凭吊往事，亦大堪悲已！

光溪逸史确庵葛世振拜题。

崇祯丙子，予以湖广副臬，备兵长沙。庚辰，晋右参政。辛巳六月，闻报，晋臬长，移守下荆南，驻郟阳，故流贼出没，已十年矣。先是庚辰，阁部杨公既败张献忠，获其妻妾及军师潘独鳌。不即杀，而置之襄阳狱中。献贼入蜀，李自成、罗汝才及老回回、革里眼诸贼继之，蜀抚邵公捷春力不能拒，致被逮。阁部统诸部兵追至蜀中，战守逾年，贼势愈炽。至辛巳正月，贼复奔楚，阁部迎战于楚蜀之交，兵大溃。献贼遂从巴归，间道驰至襄，襄有防守兵数百，贼啖以利，反为贼用。二月初三日半夜，城中四面火起，官民俱不知所由，已而道臣张君克俭及郡邑各官俱被杀，襄王亦遇害，皆防守官兵所为也。至次早天明，献贼至，各兵迎之以入，遂取其妻妾及潘独鳌以去。报闻，天子大怒，为逮抚臣袁公继咸。然袁公先奉阁部檄驻竹山，去襄千里，实非其咎。郟道万君言策亦被黜。于是右参政王公永祚晋郟抚，予迁郟道，而襄道则调参议冒君起宗云。

予以七月初，于长沙解缆至荆，而卧疾数日，月尽达襄阳。城中一片焦土，向来尘市，止存颓垣败壁。居民十无二三，皆葺草以居，官署仅有新葺者。徘徊入郢，则八月初六。郢城四围仅六里，又半为甌脱，居民不满四千。外六属俱为贼破，每年蹂躏四五次，惟郡城独全。然城外关厢俱毁，无一居民，田畴俱为蓬蒿者，数百里如一。惟近城之田，则城中人耕种以糊口。是年蝗飞蔽天，野无寸草。七月间，猷贼复由郢入秦，督师丁公与左镇尾之而至。左兵二二万，一涌入城，城中无一家无兵者。淫汙之状不可言！数日启行，复罄洗其家以去。去十许日，而予至，米菜俱无可觅。士民相见，无不痛哭流涕！不恨贼而恨兵，真惨极矣。

大约自荆至襄，所经荆门、宜城，城邑无恙，而村落已空，然犹有十一二仅存者。自襄至郢，则城邑已不堪言，而出城竟不见一人。村落止存废址，欲觅一椽一瓦，俱不可得矣！若郢之六属，房县、竹山、竹溪、上津、郢西、保康，并城郭俱已平夷，城址俱一片蓬蒿，居民仅存者，俱觅山之高而上有平岗者，结寨以居。大县可三十寨，小县不过十余寨。寨之大者可二百人，小者不满百人，各垦寨下之田以自给。县令至者，亦居寨上。征输久停，民贫无讼，胥役尽

逃，令与民大率并耕而食，不复能至郡参谒矣。

予以初八日履任，至十三日，忽接猛将军如虎檄，报献贼复东来，立可至郟。是时郟兵俱发往各路，盖因贼既西入秦，倘秦兵严守，必折而从北也，不意仍从西来。须臾猛将军至，兵仅百许。次早献贼至，予率垛夫登陴固守，贼亦不知城内无兵，而又虑督师在后，竟引而东。而城中士民复大恐，谓左兵当复经此也。予即遣役往迎督师，且恳其兵无入城。督师答书，已许不入城，而托予于城外觅数间小房，欲暂住以发疏。予先以督师书传示士民，人心始定。明日督师至，驻一关帝庙，湫隘殊甚，又十日始东。左镇意殊不怿，以沮其入城也。猛将军系外国降将，骁勇善斗，是冬战死于南阳城上。

郟城旧为治院所驻，是时澄川王公移镇襄阳，而郟中共事者，守徐君起元，倅陈君万家，李则朱君翊辮也。营将则房竹营游击李茂春，兵一千五百；均阳营游击胡廷聘，兵五百守均，其留郟者一千；而治标左营百总杨明起，余启凡各兵三百许人；又游击王光恩兵可三百许，则降丁也。

余因周视郟地，东与北俱山麓，而西与南俱汉江。贼善骑而不习舟楫，余谓战地必在东与北。离城仅丈许，行半里，遇一小山名西坛，遂折而西，绕西

坛之外，复折而南，沿至东南城下，离城亦止丈许。予乃于西北及东南两隘，各缮一楼。一面倚城，一面倚汉水，各甃以砖。楼上多设铙炮，楼下开一门，以通出入。李茂春之兵即营于东南楼之内，沿南城外而居。西坛高出于城丈许，不可无兵，而山顶颇平，量可容兵数百名，则令杨明起居焉。西坛之下，地平如掌，当城之西南，则王光恩居焉。城东亦有二培楼：一曰四铺嘴，一曰青龙寺，离城甚逼。予令余启凡居四铺嘴，分均阳营兵二百名，居青龙寺，其均阳余兵，则居城中，备城上及他调发之用。均阳兵皆郧城人，与郧民俱亲族，在各营中独守法，故留之城中。其城北素无濠，城东虽有濠而浅，地势陡峻，不能蓄水，余令东北离城丈许，各筑土墙，高八尺；每堵留一銃眼。凡阅三月，而四城防守之事俱备。其一切筑墙造楼，及葺盖兵房，皆用各营兵，而不烦一民云。

辛巳之冬，壬午之春，郧城幸无贼警。夏间忽接陕西兴安道檄，称川北有贼名摇天动，先时同群贼入蜀，厥后各贼东来，而此贼独留川北。今将从兴安趋竹山，以及郧襄，约有万余。予令房竹营千总漆尚友，均阳营千总高万锦，并杨明起，合兵御之。贼闻竹山有备，迁延不敢入境，仍归川北。至九月间，王

光恩来云，有弟光兴在摇天动内，有众数百，情甘投顺，余未之许，而光恩请愈恳。余令光恩招之至，汰其老弱，得精壮百五十人，即隶光恩营；光兴改名光泰。后李贼犯郟，光泰战甚力。

先是张、李各贼每陷一城，辄大掠以去。至壬午夏秋，李自成、罗汝才每得一城，辄分贼防守，且严禁抢掠，以笼络民心。时已得中州数郡，将取襄郟，而左大将军自开封溃后，久住樊城，全无赴贼之志。治台王公澄川，亦留左于樊以卫襄，谓大兵在，贼必不至也。及自成、汝才由汝宁趋襄，左闻风先遁，至荆州；又念荆以江为界，无路可逸，又改往武昌，而贼遂长驱抵樊。徘徊数日，以大炮击襄之北城，襄人大恐。一时文武，先取其家属登舟矣。贼复西去七十里，至白马滩渡江。王公澄川竟护福清王东下，贼遂入襄，时十二月初三日也。

初八，贼分股攻均州，时降丁惠登相在焉。登相隶左大将军，而分居于均。素狂悍难驯，不属郟镇节制。至是敛兵登武当，依险自完，贼遂入均。守将高万锦自溺汉江以死。十二日，贼抵郟城，予率各营战于城外。时王光恩、光泰、杨明起、余启凡，战甚力，贼攻四铺嘴青龙寺，昼夜不休，启凡等以火罐掷之，焚死者相踵，而攻不止，然终不能登。贼又分股

直抵北城，予于土墙内，先伏鸟枪手击之，百发百中，贼不能近。至十五日，贼始退。是月荆州、承天，相继俱陷。

方贼由白马滩渡江，郟襄路断，故郟中久不知襄已陷也。至攻郟而退，兵追之，获贼三十余人，始言襄阳情形。李茂春素恇怯，始有惧色；且谓治院已东去，郟兵月饷将安出！而惠登相在武当，贻书劝其远避，否则贼再来，必不能支。茂春遂于十七日夜，拔营西去，予亲往留之，竟不能得。次日，茂春将往金漆潦，会参将徐勇，先奉治台檄守滩，茂春不能过；而营内船少，各兵多步行，兵妇无不嗟怨。又四乡无一居民，兵无所得食，于是茂春大窘，复统其兵来归。予下令各营，谓：“茂春罪在不赦，而裨将及各兵，则不妨招之入营，茂春必须擒获议罪。”于是王光恩、杨明起、余启凡，各招房竹营兵，兵尽降，而茂春就擒。余缚送徐参将勇，令其羁于营内，以候请旨。后勇亦去金漆潦至兴安，茂春随之以去，又数月，茂春病死。光恩等三人，既分招房竹营兵，又各有召募，三营之兵各盈千；而高万锦死后，其兵亦归郟，仍入均阳营，于是郟兵有四千余云。

癸未春，李自成与罗汝才同驻襄阳，时已据襄荆、承德，并汝宁、南阳、河南及开封诸郡矣。自成

志图僭立，欲先吞并各贼。时猷贼在安庐黄州一带，自成每与书檄，皆用上司临属吏体，猷贼大怒。然畏自成之强，不敢与较，亦不敢复与自成合营矣。老回回、革里眼各股，自成以计除其魁帅，并将其众。惟汝才势力相敌，自成潜欲除之。忽于三月初六夜自统精贼百余，直至其营，排闥而入，斩汝才于卧榻之上。汝才部下，初多不服，自成百计笼络，半月始定。于是中原为难，一凭自成所为矣。

惠登相在武当，自成屡招之，登相见其诛锄同辈，惧而不往。自成大怒，令贼刘某统兵三万往擒登相，随攻郟城。登相闻之，逃往兴安。贼追之不及，遂于白河一带，劫往来之船，欲从汉江顺流犯郟。予念郟城外西南，为各营所居，独倚汉江为险，若贼得顺流而来，各营何以自固？又计自兴安至郟，船数不多，因急令水哨马之服，领兵船十余，溯流而上，驱捍民船。将至白河，贼已得船五只。然船户已先逃，贼在船中，不能自驾。之服擒船一，贼十二人；其四船皆走，覆水者二，登岸而逃者二，之服并获其四空船以归。贼仍从陆路，于均州渡汉而北，竟薄郟城。

时郟兵止四千有余，又益以卫军三百，及民间丁壮二千，以青衿能事者领之，尽出城搏战。城上仅留老弱守堞，及均阳营兵二百主炮而已。贼势甚勇，先

用均州静乐宫内门扇约百余片，列于东北城，以绳捆绑，如木城。我兵直抵其营，连用火罐击之，火起，贼走，各兵尽撤其木城以入。次日，贼用木梯六十余条，复抵城下，各营齐出奋击，杀贼数百，尽夺其梯，贼始退而营于杨溪铺，离城十里。予因与各将约曰：“贼众五倍于我，且有马贼二千余，我兵出战，不可远追。倘贼用马绕我兵后，则城与兵不能相顾矣。今后兵出城，以一里为止；又兵与贼相持，倘贼不能遽退，则城上击大锣三声为号，兵即两边疾驱，以开铙路。城上大小铙三百，一齐俱发，则贼未有不伤者。如又不退，而近土墙，则墙内鸟枪齐发，又佐以城上之炮，必无能为也。”

自三月杪至四月初，贼伤死甚众。忽一夜，城上哨者见二十余丈外，贼暗中往来，彻夜不休，不审其所为。至晓视之，则已筑台十许座矣。其台用土一层，即用麦一层平铺之，层累而上，高与城等。每台长二丈，阔丈余，仍用砖石砌垛其上，架铙击城。凡三夜，成台三十六座，互于城之东北二面矣。又十余日，予料台上之贼，久而必倦，约各营及民兵尽出攻台，民之老弱者，尽携锄钁以随，攻破一台，辄锄平之，并携其麦以归。自晨至午，已锄廿二台。予料各兵饥倦，即令归营。次日休息，又次日复出兵，尽锄

其台。贼大窘，复退至杨溪铺，然尚无去志也。

先是治台标下游击刘调元，当襄阳陷时，统众入山，素欲归郢，而苦郢无粮，至是予遣人邀调元，统其所部六百人来郢。贼闻之，辄分贼渡汉，邀击调元，予亦发兵千许往援，贼大败，调元始得至郢，时五月初一也。予以调元远来，应休息一日，初三黎明当尽发城内外官民各兵，往杨溪扑贼。至初二午，遥见贼营火起，如欲遁状，而大雨适至，复不果去。初三日，予起发兵，则贼已遁矣。贼之攻郢，先后凡四次，而最勇者惟此。官民各兵无不捐躯自效者。

当四月初，予遣一健兵往陕西，请援于督师孙公，且言旬日以来，杀贼三千。孙公笑曰：“尔郢杀贼已盈万，而止报三千，何也？”去兵不能应。孙公复曰：“昨有贼来降，自言攻郢不破，已死一万兵。”应曰：“方兵与贼战时，见一贼倒地，即纪一功，故云三千。至贼伤于阵上，回营而死者，郢中亦不能知，故贼云‘满万’也。”孙公首肯之。随发中军高杰，统兵援郢，杰未至而贼已退。郢之将士，自此知贼可御，城可守，人人自奋，无离心矣。而治标降丁苗时化亦在南漳，因统众来归。时化骁勇善斗，郢兵势稍振矣。

五月杪，自成闻督师治兵西安，将出关而南。遂

至邓州，忿郟之坚守，复发兵来攻。予戒严以待，数日，贼抵龙门，离郟八十里，顿而不进，众不解其故。予曰：“此必畏而不来，又迫于自成之命，不敢归也。今当每日黎明，发兵五百，营于杨溪山上，日入而归，次日复然。”又戒之曰：“倘贼悉众而来，尔即归郟，不可轻战。”如是三日，而遁贼。后问彼地居民，曰：“贼甚畏郟，不敢前，见杨溪山上有兵，即欲远去，会五更时，汉江水发，有水石相击声，贼于梦中大呼曰：‘郟兵至矣！’遂大乱相杀，或奔或伏。至天明，贼将曰：‘未见郟兵，已作此状，奈何欲攻郟乎！’遂引去。”

均州去郟仅一百二十里，为贼所据。郟兵哨探，不能逾均而东。六月间，予令王光恩、苗时化、刘调元往攻之。贼闻兵至，辄遁，遂复均州。

督师孙公驻西安，将出关讨贼，自成驻邓州以待之。予请于孙公谓：“大兵出关，自成必悉众迎战，请以郟兵直趋光化、穀城，以捣襄阳，乞密示兵期。”孙公约以八月上旬，至七月杪，惠登相、徐勇由兴安直趋均州，奉孙公檄，会郟兵同攻光、穀，予谓：“督师兵未出关，而自成在邓，离郟止三百里，郟兵不宜远出，且姑待之。”登相不听，与徐勇径趋穀城。予不得已，先令刘调元、苗时化往，俟自成离邓，再

发兵。八月初，惠、徐、刘、苗竟抵穀城之下，贼不料官兵猝至，仓皇无措。然登相不携攻城之具，贼欲走而兵已傅城，贼不敢出。城上寂无一人，而兵亦束手不能登。至次日，登相等始得木梯锄钁等具，而城上垛夫，及铙炮矢石，排列亦定矣。又数日，襄阳发贼来援，登相与时化迎击之，斩首数百，生擒一百四十余人，余贼奔回，然穀城竟坚守不下。调元为登相所侵侮，遂渡汉水而北，独抵光化，书谕守贼傅某，遂以城降。至九月初十，闻督师已出关，自成亦离邓，予乃发王光泰、杨明起，又分均阳营兵，亲统往穀。穀坚守如故，予谓必得内应乃可。又旬日，而伪知县陈知密请降，约以次早，兵从西南角登城，城遂破。各贼或斩或奔，城内居民，先为猘贼所屠，不满二百人。登相复肆掳掠，余力禁乃止。又次日而督师败报至。

督师出关，自成率贼于襄城郟县之间待之，由陝至郟，凡郡邑城俱不置守具。督师至一城，辄入。迨至襄郟间，去关已远，粮运颇艰。而自成坚守不战，分贼万余，绕出督师之后，饷道遂绝，督师大惊。总兵白广恩先降于贼，余兵遂溃云。

督师败报至，穀城诸将皆色沮，而登相、徐勇更甚。予亦未审自成行止，未便攻襄，而穀离郟远，遂